

集評
校注

西廂記

王季思撰



王季思撰

校集
注評

西廂記

開明書店印行



RAU 48/02



錢序

劇曲之學，肇始朱明，然淺陋不足觀。以注釋言：若徐渭、徐逢吉、陳繼儒等之注西廂，若羅懋登之注投筆；或殊簡略，或鮮流傳，姑勿論。王驥德西廂注釋，頗沾沾自喜，以爲不朽之大業；往往羌無根據，任情妄改，於金元之風俗方言，名物故實，非真能了了也。清人學問，遠超前代，惟目曲學爲小技，經史百家之外，國學大師所不屑道。迄乎季世，姚梅伯先生變倡於前，王靜安先生國維暨先師吳瞿安先生梅繼於後，曲學始盛。吳先生才華豐茂，訂譜填詞，直入元人堂奧，不屑屑於考據；顧曲塵談，詞餘講義，不足以概先生也。姚、王二氏，始以清人治經史之法治曲。姚有今樂考證，未成書而卒。王有戲曲考源、古劇脚色考、曲錄、宋元戲曲史等書；曲學至此，始有條理可言。永嘉王子季思，與余同遊吳先生之門，既得填詞之法於吳先生；復私淑王氏，究心曲學，用力頗劬，成西廂五劇注若干卷。以余與有同嗜，郵書相寄，屬爲敘文。余自惟涉獵戲曲垂二十年，資材魯鈍，錄錄無成。竊不自量，方擬作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釋；寇難卒發，廬舍蕩然，避地山陬，無書可讀，遂致中輟。而此中甘苦，得領略一二焉。

蓋宋、金、元三朝戲劇，其所蘊藏，難於索解者，不亞先秦典籍。且六經百氏，有傳注，有箋疏，去今雖遠，猶有馮藉；而戲劇所蘊，往往爲他處所未見，視先秦典籍，更難措手。西廂五劇，自明季以來，輾轉翻刻，任意改竄，溝通董理，尤難於他劇。非季思之博雅精思，曷克有此成就哉！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五日，同學弟平湖錢南揚謹序於碧湖沈氏之浣香水榭。

自序

明清以來，評注西廂五劇，舉其箸者，有徐文長、徐士範、王伯良、凌濛初、閔遇五、金聖歎、毛西河諸家；而以聖歎外書流傳爲最廣。聖歎批評戲劇小說，汪洋恣肆，言人所不能言，道人所不敢道；卽離絕原書，亦復足以自見；然於元劇體制用語，間有未盡了了者，終無以免於扣槃捫燭之譏也。

大約前人注釋西廂，其失有二。以「鑊鐸」爲鈴鐸，「水陸」爲道場，「荊棘刺」爲皮破，「死臨侵」爲死臨枕；則失之穿鑿。以「顛不刺」爲美女，「則麼耶」爲名僧，引左傳婁豬艾緞之文以釋「人樣緞駒」，援李文定孫明復之事以證「相女配夫」；則失之附會。蓋自徐文長、王伯良諸名家亦有不能免焉者。

吾人今日閱讀元劇，其難有三。倡優不分，自唐已然；雜劇院本，卽金元勾欄行院中所演唱；一代作者，如關漢卿、王實甫，雖事跡不甚可考，大抵在倡夫孤老之間。其人既接跡下流，而又飽經憂患；故常能寄纏綿悱惻於尖酸刻毒之中，以自成天地間之至文。故如「頰天」、「酸棗」、「腌軀老」、「村驢吊」：則勾欄流行之詈辭也；「可

憎才」、「不良會」、「拄着拐幫閒鑽爨」、「縫合唇送暖偷寒」；則教坊習用之反言也；「發科」、「整扮」、「忝拍」、「科範」；則劇曲演唱之術語也。他若張生爲紅娘請從良，譏鄭恆爲姨夫，亦皆就當時演唱者之身分以爲調侃；與漢宮秋「棘針門裏除了差法」等句，同其杼軸。苟視爲尋常語言，必至辭意兩櫟。此其一。

勾欄行院，固倡優百戲之總匯，亦雜流人物所麇聚；習俗流傳，每不見於書傳。故如「論黃數黑」，則博戲之較論勝負也；「部署不收」，則搢家之耍弄槍棒也；「反吟復吟」，則術士之占卜陰陽也；「神鍼」、「法灸」、「鬼病」、「邪淫」，則醫藥郎中之習語也；「勾頭」、「犯由」、「招伏」、「投首」，則令史胥役之常談也。至紅娘以「賤柴燒儂角」調張生，則又驗屍件作之言矣。凡斯種種，非稍知當時習俗，輒索解無由。此其二。

優伶說唱，口耳流傳，絕鮮正字。有衍一音爲二字者，如「擎」之爲「奇擎」，「哄」之爲「和哄」；有合二音爲一字者，如「參軍」之爲「淨」，「你每」之爲「恁」；有僅助語勢，並無本字者，如「木藤」之或作「沒騰」，「打孩」之或作「檣類」；有本有正字，輾轉訛傳者，如「不鄧鄧」之原爲「勃騰騰」，「荊棘刺」之原爲

「驚急裏」；有僅傳腔格，絕無意義者，如鴛鴦煞之「唱道」，耍孩兒之「麼哥」，以及其他曲文中所加之「的這」、「也那」等字。苟望文生義，強爲之辭，鮮有不陷於穿鑿附會者。此其三。

他如蘭房竊玉，事本鄭生，而舊解引寧王玉笛事爲說；碧桃花下，喻男女私期之所，而舊解引漢武內傳天上碧桃爲證；「生忿」本忤逆不孝之辭，而六才子改爲「身分」；「猶閑」本無關緊要之意，而南西廂倒作「閒由」；「濟不濟權將秀才來儘」，則句近倒裝；「擎天柱大事如何？」則意承前折。前人或缺而不論，或疑爲訛文；蓋由劇中典故、成語、辭彙、句法，常有自成蹊徑，非尋常辭章家所能通者。斯則一得之愚，所欲藉斯劇之注，以質之高明者也。

予自年十二三，讀聖歎外書西廂記而喜之。後從長洲吳瞿安先生治北曲，假閱所藏暖紅室翻刻凌濛初本西廂記，（凌刻自謂據明初周憲王原本翻刻，恐亦不可信。就曲文校閱，大抵出於雍熙樂府。雍熙樂府刻於嘉靖丙寅，在今傳各種西廂刻本中，固屬最早者也。）始覺聖歎改竄評注之處，有未能盡厭人意者。既卒業任教，間以課餘瀏覽宋元人說部筆記，摘錄其可與元劇方言相發明者，以爲讀曲之助。二十六年秋，抗戰軍興，

學校停課。同學浦江清偶過松江校舍晤談，語及宜興童伯章先生之元曲選注；予舉東京夢華錄及歧海瑣談所記，以證童注漢宮秋劇「棘針門」、「搖裝」二條之誤。江清頗聽其說，且囑選取元劇如千種，爲之注釋。是歲十一月，松江淪陷，予倥傯中僅攜暖紅室刻本西廂記，及臧晉叔元曲選南歸。家居無俚，因檢閱臧選百種，勾稽排比，以注西廂五劇。終以篋書盡喪，舊所摘記宋元人說部筆記，常往來心目間，無可取證。去年春，三弟國楨自滬上購太平廣記、毛刻六十種傳奇、影印士禮居舊藏元刊雜劇三十種，及新刊也是園舊藏元明雜劇見貽；因窮數月之力，爲增補百數十條。其所取證，本自元人劇曲者十之七八，摘自宋元以來筆記小說者十之二三；他若通俗編、方言據、恆言錄、新方言諸書，亦略采焉。其前人注釋，確然無疑者，亦往往條引他劇曲白，爲之溝通證明。蓋旨在以元劇釋元劇，取其體制略同，時代相近，不至違失本真也。若夫習見典故，大都錄自辭書，聊免讀者翻檢之勞。原本遂錄暖紅室刻本，別據王伯良、毛西河二家注本，六十種傳奇本，及雍熙樂府所錄曲文爲補正。其前賢議論，或評品文辭，或發明作意，足爲後人玩索之資；與夫個人平昔瀏覽所得，並錄爲「詮評」，以就正於讀者。

憶二十四年秋，予自松江謁瞿安先生於吳門，語及奢摩他室曲叢底本，燬於滬上寇劫，相與唏噓。未及二年，戰事又起，先生輾轉避兵，病沒滇南。不惟平昔從遊之樂，邈不可復得；即區區劇曲注解，亦欲就正而無由。把筆泫然，誠不勝風雪師門之思矣。

目次

錢序

自序

西廂記第一本

張君瑞鬧道場雜劇……………一

西廂記第二本

崔鶯鶯夜聽琴雜劇……………四七

西廂記第三本

張君瑞害相思雜劇……………九五

西廂記第四本

草橋店夢鶯鶯雜劇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
西廂記第五本

張君瑞慶團圓雜劇……………一六九

附錄

西廂記作者考·····	105
元微之會真記·····	111
趙令時蝶戀花鼓子詞·····	117
摘翠百詠小春秋·····	121

西廂記第一本

元大都王實甫著

永嘉王季思校注

張君瑞鬧道場雜劇

楔子₁

〔外扮老夫人上開〕老身姓鄭，夫主姓崔，官拜前朝相國，不幸因病告殂。祇生得個小姐，小字鶯鶯，年一十九歲，鍼黹女工，詩詞書算，無不能者。老相公在日，曾許下老身之姪——乃鄭尚書之長子鄭恒——爲妻。因俺孩兒父喪未滿，未得成合。又有箇小妮子，是自幼伏侍孩兒的，喚做紅娘。一箇小廝兒，喚做歡郎。先夫棄世之後，老身與女孩兒扶柩至博陵安葬；因路途有阻，不能得去。來到河中府，將這靈柩寄在普救寺內。這寺是先夫相國修造的，是則天娘娘香火院，況兼法本長老又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；因此俺就這西廂下一座宅子安下，一壁寫書附京師去，喚鄭恒來相扶回博陵去。我想先夫在日，食前方丈，從者數百；今日至親則這三四口兒，好生傷感人也呵！

1
【仙呂賞花時】夫主京師祿命終，子母孤孀途路窮；因此上旅櫬在梵王宮。盼不到博陵舊塚，血淚洒杜鵑紅。

今日暮春天氣，好生困人，不免喚紅娘出來分付他。紅娘何在？〔旦俵扮紅見科〕〔夫人云〕你看佛殿上沒人燒香呵，和小姐閒散心要一回去來。〔紅云〕謹依嚴命。〔夫人下〕〔紅云〕小姐有請。〔正旦扮鶯鶯上〕〔紅云〕夫人著俺和姐姐佛殿上閑耍一回去來。〔旦唱〕

【幺篇】¹⁵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，門掩重關蕭寺中；¹⁶花落水流紅，閒愁萬種，無語怨東風。〔並下〕¹⁷

詮評

明寧獻王朱權曰：「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，鋪敘委婉，深得騷人之趣，極有佳句，如玉環之出浴華清，綠珠之采蓮洛浦。」

清李笠翁曰：「古曲之中，取其全本不懈，多瑜鮮瑕者，惟西廂能之。琵琶則如漢高用兵，勝敗不一，其得一勝而王者命也。荊劉拜殺之傳，則全賴音律，文章一道，置之不論可矣。」

一 明凌濛初（下簡稱凌）曰：「劇體止末、旦、外、淨四腳色，故老夫人以外扮。今人以兩體律之，易以老旦者，誤。」

注釋

1 楔子 吳瞿安先生曰：「楔子者，元詞中常有之。蓋劇中情節，間有非四折所能盡，遂加一楔子。楔讀如屑，爲門戶兩旁木楔。今衙署大門脫隄時，有兩木柱於樑端者是也。楔所以輔佐門隄，此則以輔佐劇情之不

足。」（見所著南北詞簡譜）按國史補載游僧斫木爲楔，以正蘇州重元寺閣開柱。玉泉子載裴垣令：一婢人饒舌，破車饒楔。」耳目記載「周推事索元禮訊囚，作鐵籠頭繫其頭，仍加楔焉。」楔爲一端扁平之木杙，匠者於梁柱或車箱疏鬆處，輒極楔以實之。小說戲劇中之楔子，雖似在正文以外，而亦有加緊結構之用，故以此名之也。又中州集載周馳詠小木斂子詩：「勿以微材棄，安危任不輕，誰憐一片小，能使四方平。」斂子卽楔子，以一片小木，而能使桌几等具四方方正，與楔子在雜劇四折中之作用，亦正相似也。

2 外扮老夫人上開 開，開場也。王靜安劇考：「曰外，曰貼，均係一義：謂於正色之外，又加某色以充之也。」又曰：「元劇有外旦，外末，而又有外。外則或扮男，或扮女，當爲外末、外旦之省。」甚是。元劇稱別號爲外名，亦此義也。

3 小姐 章太炎新方言：「說文：『姪，小女也，拆下切。』今人謂處女爲小姪，讀如姐，以姐爲之。姐爲母稱，非也。」

4 小妮子 五代史晉家人傳：「吾有梳頭妮子，竊一藥囊，以奔於晉。」元職貢六書故：「今人呼婢曰妮。」清翟灝通俗篇卷三十二：「今山左呼婢曰小妮子。」

5 小廝兒 元人稱男孩曰廝兒。岳陽樓劇第三折正末唱：「做廝兒，做女兒，水煎火燎。」魯齋劇楔子外白：「一雙兒女：廝兒叫做喜童，女兒叫做嬌兒。」並可證。廝，思必切，今浙江温州方言尙如此。

6 博陵 唐置博陵郡，卽今河北定縣。

7 河中府 唐置河中府，卽今山西永濟縣，地當黃河汾河之中也。

8 則天 唐高宗后武氏，諡曰則天皇后。

9 長老 住持僧也，敕修清規住持章：「百丈以禪室浸盛，上自宗相王公，下而儒老百氏，皆嚮風問道。非崇其位，則師法不嚴。始奉其師爲住持，而尊之曰長老。」

10 俺 集韻：「北人謂我曰俺。」

11 則這三四口兒 元劇中「只」字多作「則」，以北音「只」「則」同也。

12 梵王宮 謂佛寺也。梵王即大梵天王，爲婆羅門教最尊之神。

13 旦係扮紅見科 王伯真曲律論部色第三十七：「小廝曰係」，是。雍熙樂府卷十八寒兒令風月撈兒曲：「李老貪，小倅慙，潑風聲做將來實大膽。」係，蓋勾欄行院中供使令之小廝；且倅，則旦之幼小者。倅，耶耶切，古音來日二紐不分，當即「兒」字之轉。今粵語稱小兒爲細佬，佬亦「兒」之音轉也。紅爲紅娘之省。輟耕錄所載金院本有紅娘子一目，疑所演即西廂情事也。徐文長南詞敘錄：「相見作揖連拜舞蹈坐跪之類，身之所行，皆謂之科。」按科爲科範之省，謂劇中動作之有一定規範可循者，詳見第三本第四折「雙門醫科」一注。

14 正旦 劇中旦色，古今解者不一。丹邱論曲：「當場之伎曰狙。狙，猿之雌也，其性好淫；俗呼旦，非也。」最爲近之。蓋元劇脚色，除淨爲參軍，末爲蒼鶻，沿自參軍戲外；其餘如孤、李老、卜兒、倅兒，無不即勾欄行院中人物之稱，（孤即孤老，伎女以稱其所歡，見對玉梳、百花亭、南牢記諸劇。卜兒即薄母、薄嫗、鴿嫗，而今之所謂鴿兒也。李老、倅兒見上注。）且自不能例外。雍熙樂府卷十二雙調新水令半夜朝元套：「則爲那錦陣花營，雲窗月戶，爲倅粧旦，因此上洗鉛華獨自樂清閑。」又柳搖金再試風情曲：「薄母苦熬煎，道調揉鹽狙，須憑着是錢。」周憲王神仙會劇：「我將你爲倅粧旦的說原因。」元劇常稱妓爲倅兒，此以旦或狙與倅並舉，可知即爲妓之別稱。來生債劇第一折正末白：「什麼人這般唱歌咀曲的。」太平樂府喬夢符喬牌兒曲：「鳳求凰琴慢彈，爲求友曲休咀。」樂府新聲齊天樂過紅衫兒曲：「咀清歌道童聲齊。」又雁兒落過得勝令：「吹彈，玉人齊聲咀。」咀歌、咀曲，蓋踏歌、踏曲之音轉，謂歌而舞蹈也。吾國歌舞劇遠源自北齊之踏搖娘，近傳自唐人之踏曲，（按西陽雜俎：「張延實在蜀時，有梵僧羅陀，假稱襦巾襖，